

第六十七回

拯救駝羅禪性穩

脫離穢污道心清

話說三藏四衆，躲離了小西天，欣然上路。行經個月程途，正是春深花放之時，見了幾處園林皆綠暗，一番風雨又黃昏。三藏勒馬道：「徒弟啊，天色晚矣，往那條路上求宿去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放心。若是沒有借宿處，我三人都有些本事，叫八戒砍草，沙和尚扳松，老孫會做木匠，就在那路上搭個蓬庵，好道也住得年把。你忙怎的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呀，這個所在，豈是住場？滿山多虎豹狼蟲，遍地有魍魎魍魎。白日裏尚且難行，黑夜裏怎生敢宿？」行者道：「獸子越發不長進了！不是老孫海口，只這條棒子，揸在手裏，就是場下天來，也撐得住！」

師徒們正然講論，忽見一座山莊不遠。行者道：「好了！有宿處了！」長老問：「在何處？」行者指道：「那樹叢裏不是個人家？我們去借宿一宵，明早走路。」長老欣然促馬，至莊門外。

下馬，只見那柴扉緊閉。長老敲門道：『開門，開門。』裏面有一老者，手拖藜杖，足踏蒲鞋，頭頂烏巾，身穿素服，開了門，便問：『是甚人在此大呼小叫？』三藏合掌當胸，躬身施禮道：『老施主，貧僧乃東土差往西天取經者。適到貴地，天晚，特造尊府借宿一宵。萬望方便方便。』老者道：『和尚，你要西行，却是去不得啊。此處乃小西天。若到大西天，路途甚遠。且休道前去艱難，只這個地方，已是難過。』

三藏問：『怎麼難過？』老者用手指道：『我這莊村西去三十餘里，有一條稀柿街，山名七絕。』三藏道：『何爲「七絕」？』老者道：『這山徑過有八百里，滿山盡是柿果。古云：「柿樹有七絕：一，益壽；二，多陰；三，無鳥巢；四，無蟲；五，霜葉可玩；六，嘉實；七，枝葉肥大。」故名七絕。』我這敝處地闊人稀，那深山亘古無人走到。每年家熟爛柿子落在路上，將一條夾石街，盡皆填滿；又被雨露雪霜，經徹過夏，作成一路污穢。這方人家，俗呼爲稀屎街。但刮西風，有一股穢氣，就是淘東園也不是這般惡臭。如今正值春深，東南風大作，所以還不聞見也。』

三藏心中煩悶不言。行者忍不住，高叫道：『你這老兒甚不通！我等遠夜投宿，你就說出

這許多話來，誑人十分！你家窄逼沒處睡，我等在此樹下蹲一蹲，也就過了此宵，何故這般絮聒？」那老者見了他相貌醜陋，便也掙住口，驚喉嚨的，硬着胆，喝了一聲，用藜杖指定道：「你這獠，骨邊臉，磕額頭，塌鼻子，凹頰腮，毛眼毛睛，癆病鬼，不知高低，尖着個嘴，敢來沖撞我老人家！」行者陪笑道：「老官兒，你原來有眼無珠，不識我這癆病鬼哩！相法云：『形容古怪，石中有美玉之藏。』你若以言貌取人，便就差了。我雖醜便醜，却倒有些手段。」老者道：「你是那方人？姓氏甚名？誰有何手段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我——」

『祖居東勝大神洲，花果山前自幼修。身拜靈臺方寸祖，學成武藝甚全周。也能攬海降龍母，善會擔山趕日頭。縛怪擒魔稱第一，移星換斗鬼神愁。偷天轉地英名大，我是變化無窮美石猴！』

老者聞言，回贖作喜，躬着身，便教：「請入寒舍安置。」遂此，四衆牽馬挑擔，一齊進去。只見那荆針棘刺，鋪設兩邊；二層門是磚石壘的牆壁，又是荆棘苦蓋；入裏纔是三間瓦房。老者便扯椅安坐待茶，又叫辦飯。少頃，移過桌子，擺着許多麵筋、豆腐、芋苗、蘿蔔、辣芥、蔓菁、香稻米。

飯，醋燒羹湯，師徒們儘飽一餐。吃畢，八戒扯過行者，背云：『師兄，這老兒始初不肯留宿，今返設此盛齋，何也？』行者道：『這個能值多少錢？到明日，還要他十果十菜送我們哩！』八戒道：『不差！憑你那幾句大話，哄他一頓飯吃了，明日却要跑路，他又管待送你怎的？』行者道：『不要忙，我自有個處治。』

不多時，漸漸黃昏，老者又叫掌燈。行者躬身問道：『公公高姓？』老者道：『姓李。』行者道：『貴地想就是李家莊了？』老者道：『不是，這裏喚做駝羅莊，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。別姓俱多，惟我姓李。』行者道：『李施主，府上有何善意，賜我等盛齋？』那老者起身道：『纔聞得你說會拿妖怪，我這裏却有個妖怪，累你替我們拿拿，自有重謝。』行者就朝上唱個喏，道：『承照顧了！』八戒道：『你看他惹禍！聽見說拿妖怪，就是他外公，也不這般親熱，預先就唱個喏！』行者道：『賢弟，你不知。我唱個喏就是下了個定錢，他再不去請別人了。』

三藏聞言，道：『這猴兒凡事便要自尊。倘或那妖精神通廣大，你拿他不住，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誑語麼？』行者笑道：『師父莫怪，等我再問了看。』那老者道：『還問甚？』行者道：

『你這貴處，地勢清平，又許多人居住，更不是偏僻之方，有甚麼妖精，敢上你這高門大戶？』老者道：『實不瞞你說，我這裏久矣康寧，只這三年六月間，忽然一陣風起，那時人家甚忙，打麥的在場上，插秧的在田裏，俱着了忙，只說是天變了。誰知風過處，有個妖精，將人家牧放的牛馬吃了，豬羊吃了，見雞驚圓圖嚇，遇男女夾活吞。自從那次，這二年常來傷害。——長老啊，你若果有手段，拿了妖怪，掃淨此土，我等決然重謝，不敢輕慢。』

行者道：『這個却是難拿。』八戒道：『真是難拿。我們乃行脚僧，借宿一宵，明日走路，拿甚麼妖精！』老者道：『你原來是騙飯吃的和尚！初見時誇口弄舌，說會換斗移星，降妖縛怪，及說起此事，就推却難拿！』行者道：『老兒，妖精好拿；只是你這方人家不齊心，所以難拿。』老者道：『怎見得人心不齊？』行者道：『妖精攪擾了三年，也不知傷害了多少生靈。我想着每家只出銀一兩，五百家可湊五百兩銀子，不拘到那裏，也尋一個法官把妖拿了，却怎麼就甘受他三年磨折？』

老者道：『若論說使錢，好道也差殺人！我們那家不花費三五兩銀子，前年曾訪着山南

裏有個和尚，請他到此拿妖，未曾得勝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和尚怎的拿來？」老者道：——

「那個僧伽，披頭袈裟，先談孔雀，後念法華。香焚爐內，手把鈴拿。正然念處，驚動妖邪。風生雲起，徑至莊家。僧和怪鬪，其實堪誇：一遞一拳搗，一遞一把抓。和尚還相應，相應沒頭髮。須臾妖怪勝，徑直返煙霞。原來晒乾疤。我等近前看，光頭打的似個爛西瓜！」

行者笑道：「這等說，吃了虧也。」老者道：「他只拚得一命，還是我們吃虧。與他買棺木殯葬，又把些銀子與他徒弟。那徒弟心還不歇，至今還要告狀，不得乾淨！」行者道：「可曾再請甚麼人拿他？」老者道：「舊年又請了一個道士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道士怎麼拿他？」老者道：「那道士——」

「頭戴金冠，身穿法衣，令牌敲響，符水施為。驅神使將，拘到妖魑。狂風滾滾，黑霧迷迷。即與道士，兩個相持。鬪到天晚，怪返雲霓。乾坤清朗朗，我等衆人齊出來尋道士，渾死在山溪。撈得上來大家看，却如一個落湯鷄！」

行者笑道：『這等說，也吃虧了。』老者道：『他也只捨得一命，我們又使穀悶數錢糧。』行者道：『不打緊，不打緊，等我替你拿他來。』老者道：『你若果有手段，拿得他，我請幾個本莊長者與你寫個文書，若得勝，憑你要多少銀子相謝，半分不少；如有虧切，莫和我等放賴，各聽天命。』行者笑道：『這老兒被人賴怕了，我等不是那樣人，快請長者去。』

那老者滿心歡喜，即命家僮請幾個左鄰右舍，表弟，姨兄，親家，朋友，共有八九位老者，都來相見。會了唐僧，言及妖怪一事，無不欣然。衆老問：『是那一位高徒去拿？』行者叉手道：『是我小和尚。』衆老悚然道：『不濟！不濟！那妖精神通廣大，身體狼狽，你這個長老，瘦瘦小小，還不穀他填牙齒縫哩！』行者笑道：『老官兒，你估不出人來。我小自小，結實，都是吃了磨刀水的秀氣在內哩！』

衆老見說，只得依從道：『長老，拿住妖精，你要多少謝禮？』行者道：『何必說要甚麼謝禮？俗語云：『說金子幌眼，說銀子傻白，說銅錢腥氣。』我等乃積德的和尚，決不要錢。』衆老道：『既如此說，都是受戒的高僧，既不要錢，豈有空勞之理？我等各人俱以魚田爲活，若果降

了妖孽，淨了地方，我等每家送你兩畝良田，共湊一千畝，坐落一處，你師徒們在上起蓋寺院，打坐參禪，強似方上雲遊。」行者又笑道：「越不停當！但說要了田，就要養馬當差，納糧辦草，黃昏不得睡，五鼓不得眠，好倒弄殺人也！」衆老道：「諸般不要，却將何謝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出家人，但只是一茶一飯，便是謝了。」衆老喜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但不知你怎麼拿他。」行者道：「他但來，我就拿住他。」衆老道：「那妖大着哩！上拄天，下拄地；來時風，去時霧，你却怎生近得他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若論呼風駕霧的妖精，我把他當孫子罷了；若說身體長大，有那手段打他！」

正講處，只聽得呼呼風響，慌得那八九個老者，戰戰兢兢道：「這和尚鹽醬口說妖精，妖精就來了！」那老李開了腰門，把幾個親戚，連唐僧，都叫：「進來！進來！妖怪來了！」說得那八戒也要進去，沙僧也要進去。行者兩隻手扯住兩個，道：「你們忒不循理！出家人，怎麼不分內外？站住！不要走！跟我去天井裏看看，是個甚麼妖精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他們都是經過帳的，風響便是妖來，他都去躲，我們又不與他有親，又不相識，又不是交契故人，看他做甚？」原來行

者力量大，不容說，一把拉在天井裏站下。那陣風越發大了。好風——

倒樹摧林，狼虎憂，播江攪海，鬼神愁。掀翻華岳三峯石，提起乾坤四部洲。村舍人家皆閉戶，滿莊兒女盡藏頭。黑雲漠漠遮星漢，燈火無光遍地幽。

慌得那八戒戰戰兢兢，伏之於地，把嘴拱開土，埋在地下，却如釘了釘一般。沙僧蒙着頭，臉也難睜。行者聞風認怪，一霎時，風頭過處，只見那半空中，隱隱的兩盞燈來，即低頭叫道：『兄弟們風過了，起來看！』那獸子扯出嘴來，抖抖灰土，仰着臉，朝天一望，見有兩盞燈光，忽失聲笑道：『好耍子！好耍子！原來是個有行止的妖精，該和他做朋友！』沙僧道：『這般黑夜，又不曾覷面相逢，怎麼就知好歹？』八戒道：『古人云：「夜行以燭，無燭則止。」你看他打一對燈籠引路，必定是個好的。』沙僧道：『你錯看了，那不是一對燈籠，是妖精的兩隻眼亮。』那獸子就說矮了三寸，道：『爺爺呀！眼有這般大啊，不知口有多少大哩！』行者道：『賢弟莫怕。你兩個護持着師父，待老孫上去討他個口氣，看他是否甚妖精。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不要供出我們來。』

好行者，縱身打個唿哨，跳到空中，執鐵棒，厲聲高叫道：『慢來！慢來！有吾在此！』那怪見了，挺住身軀，將一根長鎗亂舞。行者執了棍勢，問道：『你是那方妖怪？何處精靈？』那怪更不答應，只是舞鎗。行者又問，又不答，只是舞鎗。行者暗笑道：『好是耳聾口啞！不要走，看棍！』那怪更不怕，亂舞鎗遮攔。在那半空中，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，鬪到三更時分，未見勝敗。

八戒、沙僧，在李家天井裏，看得明白。原來那怪只是舞鎗遮架，更無半分兒攻殺。行者一條棒，不離那怪的頭上。八戒笑道：『沙僧，你在這裏護持，讓老豬去幫打幫打，莫教那猴子獨幹這功，領頭一鍾酒。』好獸子，跳起雲頭，趕上就築。那怪物又使一條鎗抵住。兩條鎗，就如飛蛇掣電。八戒誇獎道：『這妖精好鎗法，不是「山後鎗」，乃是「纏絲鎗」；也不是「馬家鎗」，却叫做個「軟柄鎗」！』行者道：『獸子莫胡說！那裏有個甚麼「軟柄鎗」！』八戒道：『你看他使出鎗尖來架住我們，不見鎗柄，不知收在何處。』行者道：『或者是個「軟柄鎗」；但這怪物還不會說話，想是還未歸人道，陰氣還重。只怕天明時陽氣勝，他必要走。但走時，一定趕上，不可放他。』八戒道：『正是！正是！』

又闕多時，不覺東方發白。那怪不敢戀戰，回頭就走。行者與八戒一齊趕來，忽聞得污穢之氣逼人，乃是七絕山稀柿衖也。八戒道：『是那家淘毛廁哩！』行者侮着鼻子，只叫：『快趕妖精！快趕妖精！』那怪物攏過山去，現了本像，乃是一條紅鱗大蟒。你看他：——
眼射曉星，鼻噴朝霧。密密牙排鋼劍，彎彎爪曲金鉤。頭戴一條肉角，好便似千千塊瑪瑙攢成；身披一派紅鱗，却就如萬萬片胭脂砌就。盤地只疑爲錦被，飛空錯認作虹霓。歇臥處有腥氣沖天，行動時有赤雲罩體。大不大，兩邊人不見東西；長不長，一座山跨占南北。

八戒道：『原來是這般一個長蛇！若要吃人啊，一頓也得五百個，還不飽足！』行者道：『那軟柄鎗乃是兩條信棒。我們趕他軟了，從後打出去！』這八戒縱身趕上，將鎗便築。那怪物一頭鑽進窟裏，還有七八尺長尾巴露在外邊。八戒放下鎗，一把攔住道：『着手！着手！』儘力氣往外亂扯，莫想扯得動一毫。行者笑道：『猢猻子！放他進去，自有處置，不要這等倒扯蛇。』八戒真個撒了手，那怪縮進去了。八戒怨道：『纔不放手時，半截子已是我們的了！是這般縮

了，却怎麼得他出來？這不是叫做沒蛇弄了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厮身體狼狽，窟穴窄小，斷然轉身不得，一定是個照直撞的，定有個後門出頭。你快去後門外攔住，等我在前門外打。」

那猢猻子真個一溜煙，跑過山去。果見有個孔窟，他就扎定脚。還不會站穩，不期行者在前門外使棍子往裏一搗，那怪物護疼，徑往後門撞出。八戒未曾防備，被他一尾巴打了一跌，莫能掙扎得起，睡在地下忍疼。行者見窟中無物，塞着棒，跑過來叫趕妖怪。那八戒聽得吆喝，自己害羞，忍着疼，爬起來，使鉤亂撲。行者見了，笑道：「妖怪走了，你還撲甚的了？」八戒道：「老豬在此「打草驚蛇」哩！」行者道：「活猢猻子快趕上！」

二人趕過澗去，見那怪盤做一團，豎起頭來，張開巨口，要吞八戒。八戒慌得往後便走。這行者反迎上前，被他一口吞之。八戒捶胸跌脚，大叫道：「哥哥！傾了你耶！」行者在妖精肚裏支着鐵棒道：「八戒莫愁，我叫他搭個橋兒你看！」那怪物躬起腰來，就似一條路東虹。八戒道：「雖是像橋，只是沒人敢走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再叫他變做個船兒你看！」在肚裏將鐵棒撐着肚皮。那怪物肚皮貼地，翹起頭來，就似一隻轆轤船。八戒道：「雖是像船，只是沒有桅篷，不

好使風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讓開路，等我叫他使個風你看。」又在裏面儘着力把鐵棒從脊背上擲將出去，約有五六丈長，就似一根桅杆。那厮忍疼掙命，往前一攛，比使風更快，攛回舊路，下了山，有二十餘里，却纔倒在塵埃，動蕩不得，嗚呼喪矣。

八戒隨後趕上來，又舉鈚亂築。行者把那物穿了一個大洞，鑽將出來道：「猢猻！他死也死了，你還築他怎的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你不知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。」遂此收了兵器，抓着尾巴，倒拉將來。

却說那駝羅莊上，李老兒與衆等，對唐僧道：「你那兩個徒弟，一夜不回，斷然傾了命也。」三藏道：「決不妨事。我們出去看看。」須臾間，只見行者與八戒，拖着一條大蟒，吆吆喝喝前來，衆人却纔歡喜。滿莊上老幼男女，都來跪拜道：「爺爺！正是這個妖精，在此傷人。今幸老爺施法，斬怪除邪，我輩庶各得安生也。」衆家都是感激，東請西邀，各各酬謝。師徒們被留住五七日，苦辭無奈，方肯放行。又各家見他不要錢物，都辦些乾糧果品，騎驢壓馬，花紅綵旗，

盡來餞行。此處五百人家，到有七八百個人相送。一路上喜喜歡歡，不時到了七絕山稀柿街口，三藏聞得那般惡穢，又見路道填塞，道：『悟空，似此怎生過得？』行者侮着鼻子道：『這個却難也。』

三藏見行者說難，便就眼中垂淚。李老兒與衆上前道：『老爺勿得心焦，我等送到此處，都已約定意思了。令高徒與我們降了妖精，除了一莊禍害，我們各辦虔心，另開一條好路，送老爺過去。』行者笑道：『你這老兒俱言之欠當。你初然說這山徑過有八百里，你等又不是大禹的神兵，那裏會開山鑿路？若要我師父過去，還得我們着力，你們都成不得。』三藏下馬，道：『悟空，怎生着力麼？』行者笑道：『眼下就要過山，却也是難；若說再開條路，却又難也。須是還從舊衙衙過去，只恐無人管飯。』李老兒道：『長老說那裏話！憑你四位擔擱多少時，我等俱養得起，怎麼說無人管飯？』行者道：『既如此，你們去辦得兩石米的乾飯，再做些蒸餅饅饅來，等我那長嘴和尚吃飽了，變了大豬，拱開舊路，我師父騎在馬上，我等扶持着，管情過去了。』

八戒聞言，道：『哥哥，你們都要圖個乾淨，怎麼獨教老豬受臭？』三藏道：『悟能，你果有本事，拱開齋，領我過山，註你這場頭功。』八戒笑道：『師父在上，列位施主們都在此，休笑話。我老豬本來有三十六般變化。若說變輕巧華麗飛騰之物，委實不能；若說變山，變樹，變石塊，變土墩，變賴象，科猪，水牛，駱駝，真個全會。只是身體變得大，肚腸越發大，須是吃得飽了，纔好幹事。』衆人道：『有東西，有東西！我們都帶得有乾糧果品，燒餅饅頭在此。原要開山相送的，且都拿出來，憑你受用。待變化了，行動之時，我們再着人回去做飯送來。』

八戒滿心歡喜，脫了皂直裰，丟了九齒鉞，對衆道：『休笑話，看老豬幹這場臭功。』好猢猻子，捻着訣，搖身一變，果然變做一個大猪。真個是——

嘴長毛短半脂臃，自幼山中食藥苗。黑面環睛如日月，圓頭大耳似芭蕉。修成堅骨同天壽，煉就粗皮比鐵牢。聽聽鼻音呱咕叫，喳喳喉響噴咽哮。白蹄四隻高千尺，劍鬣長身百丈饒。從見人間肥豕豕，未觀今日老猪獠。唐僧等衆齊稱讚，羨美天蓬法力高。

孫行者見八戒變得如此，即命那些相送人等，快將乾糧等物推攢一處，叫八戒受用。那獸子不分生熟，一湧食之，却上前拱路。行者叫沙僧脫了脚，好生挑擔，請師父穩坐雕鞍。他也脫了韁鞋，吩咐衆人回去：『若有情，快早送些飯來與我師弟接力。』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，隨行多一半有騾馬的，飛星回莊做飯；還有三百人步行的，立於山下遙望他行。原來此莊至山，有三十餘里；待回取飯來，又三十餘里；往回擔攔，約有百里之遙。他師徒們已此去得遠了。衆人不捨，催攢騾馬，進衙衛，連夜趕至。次日方纔趕上，叫道：『取經的老爺，慢行！慢行！我等送飯來也！』長老聞言，謝之不盡，道：『真是善信之人！』叫八戒住了，再吃些飯食壯神。那獸子拱了兩日，正在飢餓之際。那許多人何止有七八石飯食。他也不論米飯，麵飯，收積來一湧用之；飽餐一頓，却又上前拱路。三藏與行者，沙僧，謝了衆人，分手兩別。正是：

駝羅莊客已家去，八戒開山過衛來。三藏心誠神力擁，悟空法顯怪魔衰。千年稀

柿今朝淨，七絕斷衛此日開。六慾塵情皆剪絕，平安無阻拜蓮臺。

這去不知還有多少路程，還遇甚麼妖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